

<<我所爱的香港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我所爱的香港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63385416

10位ISBN编号：756338541X

出版时间：2009-10

出版时间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作者：林夕

页数：209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我所爱的香港>>

前言

林夕：自序有生以来，我连一厘秒移民的念头都没有过。

自小已很喜欢看香港地图，并把火柴盒当做楼宇，砌成太子道、弥敦道、窝打老道。我每条走过的街道街名都有感情，要我移民不能再在铜锣湾逛光盘店，是不可能的事。

我爱香港，但这种爱不能如爱情般连对方的缺点都爱上。

回归十年，我们不但变成日本所谓的M型社会，而且进入了两极化的状态。

楼市两极化，政治争拗两极化。

反而文化消费一元化，屏风楼千楼一腔，把近十年盖的大型楼宇拼在一起，你分得开你住在哪一栋吗？

一如商场，无论在哪里，你买到的都是一样的东西。

如果失去天星与皇后是一种破坏的损失，新盖的楼房就是一种建设的罪孽，香港，或许不再美丽了。

色相纵能忘，一切唯心造！

但我们的心！

情绪病差不多等闲如伤风感冒，我是过来人，对于为抑郁症而轻生的风潮心如刀割。

香港有病，我在专栏所写的不能代医，但也希望病人了解病情所在。

主修大乘佛法的我，实在不舍，所以要写。

<<我所爱的香港>>

内容概要

《我所爱的香港》，不仅仅关于香港，林夕呵护和塑造的心中之城，林夕的“家”。他爱这个“家”，笔端充满了对这个“家”的关注和亲情。他看取的不是一时一地的香港，而是全球视野下的香港，转变中的香港；他从种种微末的事件中，观察香港的性格与文化，民生与政情，缺失与坚守，当下与过去，乃至香港与内地、与西方的幽隐关联。其情也真，其感也深，其思也切，其发现无疑也非常敏锐。

<<我所爱的香港>>

作者简介

林夕，大中华地区当红畅销书作家、华人乐坛第一作词人。

原名梁伟文，生于香港。

毕业于香港大学文学院，主修翻译。

曾任港大中文系助教、《快报》编辑、亚洲电视节目创作主任 / 节目部副经理、音乐工厂制作总监 / 总经理、商业电台广告创作及制作部主管 / 商业电台制作创作顾问 / 商业电台顾问。

其歌词作品累计3000余首，获得奖项高达数百项，无人能出其右。

他是王菲、陈奕迅、杨千嬅的御用词人。

近几年风行大陆的词作有：王菲《红豆》、陈奕迅《爱情转移》、林宥嘉《病态》、方大同《歌手与模特儿》。

同林夕长期密切合作过著名歌手有：张信哲、王菲、郑秀文、陈慧琳、陈奕迅、谢霆锋、古天乐、古巨基、成龙、林忆莲、张国荣、梅艳芳、张敬轩、梁汉文、陈小春、林一峰.....，2008年林夕更以奥运歌曲《北京欢迎你》红遍大江南北，老少皆知。

林夕在各大媒体撰写专栏，颇受各界广泛关注。

林夕已在大陆出版的作品有《原来你非不快乐》（当红畅销书）、《曾经》（当红畅销书）等。

林夕专栏：“颠倒梦想”专栏《U Magazine》2006年至今“十方一念”专栏/“也无风雨也无晴”专栏《明报周刊》逢周六刊登 2006年至今“如是我闻”专栏《东周刊》逢周二刊登 2006年至今

<<我所爱的香港>>

书籍目录

<<我所爱的香港>>

章节摘录

I love you车牌值多少钱，每个人在拍卖前都各有底价，但心中无数。

喜好有时很个人，拍卖结果告诉我们I love you值一百四十万。

我不明白Andy Warhol（安迪·沃霍尔）的毛泽东肖像为什么值一亿，而旧版《毛泽东语录》上的毛像值一元或十块钱。

波普艺术，用同一种手法，把毛泽东肖像以不同颜色复制，再来玛丽莲梦露，坎贝尔（Campbell）罐头，换汤不换药，但因为是艺术品，人又去了，价值便以亿计。

斗胆讲句，我们香港很多唱片封面也把很多歌星名人做出很亮丽的波普作品，美感不下蓝青红黄的毛像，为什么不能挟艺术品之名而晋身苏富比？

画家这个身份，在艺术创作有一种特权，就是可以不断重复。

齐白石的虾，徐悲鸿的马，林风眠的鸟，张大干的莲，方召麟的船，要多少有多少，形成他们的风格地位。

为什么流行音乐的创作人，就不能用同一种方式，透过重复而建立风格。

重复，有时是特色，有时是罪名，给弹得一文不值，莫名其妙。

商品是要得到什么样的命运才可以号称艺术品，一登龙门，升价亿倍？

加列山道地皮的超高拍卖价，也是一幅波普艺术作品。

新地以楼面地价每平方英尺四点二万元投得，连建筑费及利息成本在内，将来售价每平方英尺必须超过五万元，才有合理利润，有机会取代英国最高楼价的纪录。

新鸿基地产（简称“新地”）的雷霆更说，楼盘总发展成本达二十五亿元，每平方英尺楼面成本接近六万元，即项目将来楼面每英尺售价非超过六万元不可。

当然经过开发商惯用的伎俩以后，成本价会往下调，但价格不是由市场供求决定吗，为什么会由地产商出口术以面包（比喻建筑成本）加面粉（比喻地价）加好像必然的利润而厘订价格？

然后殃及山顶所有大小地主水涨船高，恒基甚至说连远离山顶的嘉亨湾也因这次拍卖而加价，比波普艺术品更费解。

李泽巨在卖地前也表示看好豪宅市道，主要是经济理想，市民收入增加。

请注意，是市民，即是大众。

我不知道二万点的恒生指数对普罗市民收入有多少进账，但雇主协会建议的加薪幅度居然是2%，市民随回归以来最好的经济环境中又有多少实际得益，可以支持地产商口中的楼价。

更何况，施勋道8号要放下三百万元本票才可以看房子，与“市民”何干？

<<我所爱的香港>>

编辑推荐

《我所爱的香港》作者是千帆并举的创作人，对香港有著难以割舍得感情。回归十年，香港却生病了——经济泡沫化、楼市两极化、文化消费一元化、生活空间困迫、抑郁自杀渐成风潮，盛载了回忆的建筑物相继消失。或许，香港不再美丽了。于是，《我所爱的香港》作者用他的文字，记下这城市的纷纭人事。纵使不能代为医治，也能帮助人们了解病情所在，治愈他所爱的这个城市的心灵。

<<我所爱的香港>>

名人推荐

梁文道为林夕《我所爱的香港》撰文热评夕爷和他所爱的家
场活动里，台上的大屏幕正在放映一小段录像，其中有一段林夕的访问。
林夕一亮相，台下立刻耸动起来，甚至有人尖叫“林夕呀！”

梁文道在北京的一

目睹这个场面，让我想起从前和他做同事的岁月。

林夕不常上班，他用不着。

林夕也不开手机，因为他不需要。

要是哪一天下午，他睡醒了，词也暂时写完了，心情甚好，决定回来巡视一下，公司里头就会为他酝酿出一股奇特的紧张气氛。

通常是由他走进大门那一刻开始：从保安到各级员工都要奔走相告，然后有人打电话告诉我：“夕爷回来啦！”

无论正在干什么，我都要暂时放下，和大家说一声：“夕爷回来啦！”

”，而且人人都明白都谅解，任由我丢下会议不管直奔上楼。

跑到他那一层，每一个人都会抬头跟我说：“夕爷在办公室里。”

一进门，就能看见许多人围着他，其中几个是公司里的资深“创作组长”，他们轮流负责为他出去买下午茶餐。

而我们的夕爷，则一边吸着烟（这里是全公司除了老板办公室以外唯一可以吸烟的房间），一边检阅桌上堆积如山的信件，然后慢条斯理地打开下头准备好的茶餐，看一看，闻一闻，偶尔留句评语：“我还是不吃了。”

在我的记忆里，这些片段总是和《大红灯笼高高挂》里头的某种场面混杂在一起：那种山西财阀从外地回到自己的山庄，一路上红灯点起，沿路还不断有人高喊“老爷回来啦！”

”的场面。

我们一大堆人等着见林夕，谁要是有幸能和他说上两句，他的房门还真该挂上盏大灯庆贺一下。

千万不要误会，夕爷绝对不是肚满肠肥的大老爷；他很瘦，简直是太瘦了。

他说话的语气很温和，总是在一段话与另一段话之间稍作停顿，就和他写的文章一样，休止符用得比较多。

他对人和善，不怎么见他动气。

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大家就是喜欢用一种对待老爷的方法来对待他，在他的态度配合下，就会营造出强烈的喜剧感。

北京的朋友说，林夕去他们那里演讲兼签名售书的时候，会场里人山人海，挤得水泄不通。

任何作者要是遇上这光景，都会加快手腕运动的速度，把自己变成签字机，务求以最短的时间照料最多的读者。

可林夕不这样，他竟然唤人祭出砚台笔墨侍候，坚持要用毛笔来为读者签名留言。

于是几百人列队翘首以待，心急如焚又不好出声催促。

林夕身边的工作人员则满头大汗，拼命磨墨，但怎么磨都赶不上读者的热情如火，墨池一下子就干了。

现实所迫，他们试探性地问：“不如换用现成的墨汁吧？”

再后来，连林夕都觉得不对劲，这么签恐怕得在现场留宿一晚，才勉强地拿出一只科学毛笔。

朋友忆述，当时大家都松了一口气，唯独夕爷脸上不免有一丝惋惜的神色。

如此爷字辈的人物，而我却要斗胆猜测，在某些方面我和他应该算是知己。

比如说我们的烟瘾，我们学佛（我第一次参加禅修营回来，他最关心的问题是：“几天不抽烟，顶不顶得住？”）；还有，我们都喜欢月旦时事。

<<我所爱的香港>>

那时我见他读报读得甚是专业，一天七份，而且意见很多，就劝他动手写点东西。

果然，他真写了，而且写得乐此不疲，专栏的数量够他连年出集子。

可是，我很明白自己还不算是他的老友，因为我不曾上过他家。

香港人一般不作兴邀人上家里头玩，除非大家真是特别亲密。

但我的意思还不只是我与夕爷不够亲密，而是我因此没有机会亲身见识他那最核心的癖好：那就是他对家居布置的兴趣，以及那已成传说的搬家瘾。

曾经有一段日子，香港人以为楼市是种只会升不会跌的市场，于是人人醉心炒楼，又或者努力存够第一笔钱“上车”，然后直驶快线飞黄腾达。

那段日子，香港的最大产业就是地产业，而香港经济主要的产品就是楼房。

那段日子，许多商场原有的时装店、玩具行和小食肆都关门了，换上一间又一间小地产代理行；原来展示商品的玻璃橱窗贴满一大片楼盘广告。

这样子的商场有什么好逛呢？

难道一家人、一对情侣闲来无事逛商场会莫名其妙地买个单位回家？

但事实的确如此，我们香港人都有过徘徊在地产代理行门前window shopping的习惯。

久而久之，地产商带人参观新开发楼盘的“看楼团”变成了报名人数最多的旅行团。

很多人周末休闲的最佳消遣就是去“看楼”，参观那些修饰华贵的示范单位，想象日后的美好生活：付出一个下午，你便得到一次精神上的满足。

刚认识夕爷的时候，我实在不敢相信他竟然也是这种人，这种庸俗的香港人。

歌词明明写得那么玲珑剔透、洞悉世情，怎么也会染上这等穷极无聊的癖好，四处跑去看楼呢？

但不由得你不信，他真爱看楼，而且还爱上了搬家。

明明已经住上了凡人艳羡的豪宅，但他仍然乐此不疲地搬，仿佛最美好的家始终是下一个家。

可搬来搬去，他还是没离开过香港，他说：“有生以来，我连一厘秒移民的念头都没有过。

自小已很喜欢看香港地图，并把火柴盒当楼做楼宇，砌成太子道、弥敦道、窝打老道。

”尽管如此，这位在当今华人世界里有井水处便有他的著名词人还是忍不住手，要在这几年里改行写评论(或者以评论为主的杂文)，批评一下他所爱的香港。

透过这批文字去看现在的林夕，我实在不敢相信他居然会把主要的矛头指向港人的购物狂心态(因为他自己就是购物狂)，更不敢相信他会如此针对港人的买楼文化：“人生如寄，你以为那是你的房子，其实那不过是你在地球上生活的酒店，佛家所讲的成住坏空，所讲的住，是指我们肉身的暂住，但住字译得真好。

房子供满后，身无所住，到了坏死，也离check out日期不远，性未达空，肉身也已成空”。

近年学佛，林夕渐渐变成了另一个人，多了份自省，乃能在他和他所爱的香港之间隔开一层观照的距离。

他爱香港；然香港是一个人人被广告变成“潮流的羔羊”的地方，又由于他自己也是羊群中的一分子，所以这份爱就要反复提出来再三审视，他就得坦荡检索自己心里的欲望了。

搬家搬成习惯的他承认“以看房子为乐。

每看一次都接受一次诱惑，如果搬来这里，我将如何装潢，哪件家具该放哪里，光是想象就乐上半天”。

偏偏在某次搬家的前夜，他环视四周，才赫然发现：“在这满布身外物的纸箱堆中，说到底，我原来什么都不要，只要一部计算机可以让我继续写写”。

如此看来，这本书不啻是林夕的公开自省，也许还是一整代香港人的集体自省：我们长年追逐的，无非是种幻想；爷如林夕，难免也要误堕红尘，陪大家追逐一把。

<<我所爱的香港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